

助力天择品牌推广,得油钱! 免费审车! 保险补贴!

地址:天择汽车城 电话:3333333 转 1 18639224480 杨先生

# 挑战蔡伦:谁才是造纸术真正发明者

## 核心提示

地下不断出土的证物,展示了蔡伦之前的造纸术,一次又一次地颠覆着千余年来的“历史定论”。

直到今天,对蔡伦造纸说,仍然有着不同的表述。

中央电视台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在2011年5月播出的人文历史纪录片《纸的故事》,延续传统提法,“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,造纸术被认为是典型的技术发明,它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”。

然而,当下正在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——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课本《中国历史》,则使用了“蔡伦改进造纸术”的说法。书中写道,“甘肃天水的一座汉墓里,出土了一张纸。这张纸又薄又软,纸面平整光滑,上面有墨绘的山、川、路等。据考证,这是西汉早期用麻做的纸,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。东汉时候,宦官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经验,用树皮、破布、麻头和旧鱼网做原料造纸,改进了造纸术。”那么,蔡伦到底是纸的发明人,还是改进者?

## “纸”墨官司

长期以来,人们认为纸是蔡伦发明的,主要是根据《后汉书》的记载。

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说:“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,其用缣帛者谓之纸。缣贵而简重,并不便于人。伦乃造意,用树皮、麻头及敝布、鱼网以为纸。元兴元年,奏上之,帝善其能,自是莫不从用焉,故天下咸称‘蔡侯纸’。”据此,人们多把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元兴元年,也就是公元105年,作为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年份。

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的作者范曄,是生活在南朝宋文帝时期的一位学者。其写《后汉书》的大部分史料,来自东汉官修史书《东观汉记》。《东观汉记》是东汉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(公元58年~公元75年),由大学士刘珍、班固等人执笔编写的国史。其中《蔡伦传》这一篇,又是后来崔寔、曹寿和延笃等三人奉东汉汉桓帝之命在公元151年补写的。这时距离蔡伦去世才30年。作者跟蔡伦是同时代人,因此有学者认为,《东观汉记》记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。

但是,《东观汉记》原书共有143卷。历经几个朝代之后,大部分已残缺散佚。明清只有辗转相传的辑录本。现在人们看到的《东观汉记·蔡伦传》是清朝乾隆年间姚之骥编定的《四库全书》中的辑本。

有趣的是,这个辑本并列了两种不同的说法:一个是(蔡)伦典上方造意用树皮造纸;另一个是蔡伦典尚方造纸。“典”是主管的意思;“上方”和“尚方”相同,指宫廷御用的作坊;“造意”是发明创造的意思。这两种说法,一个说他造意,一个没说。由此造成了长期争论的局面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有人认为,要查《东观汉记·蔡伦传》的原文,必须撇开明清辗转相抄的辑录本,直接从隋唐的古籍中寻找线索。如果拿隋朝《北堂书钞》、唐朝《艺文类聚》和《初学记》等书所引用的《东观汉记·蔡伦传》中的文字,跟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相对照,它们在内容和提法上确有不同。隋唐时期学者引用的《东观汉记·蔡伦传》原文文字简洁,而范曄所写的文字详尽;前者无“造意”二字,后者却有“造意”二字。据此,有学者认为范曄写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有失真之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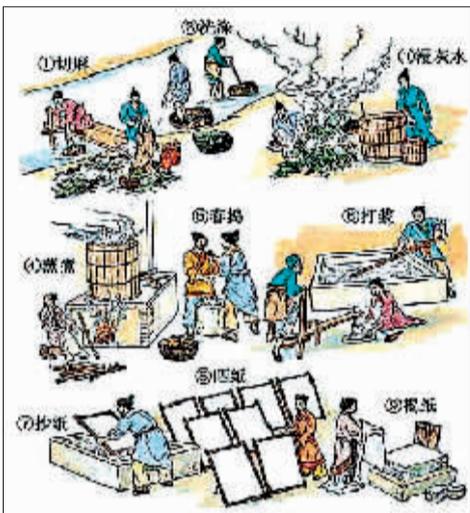
到了唐朝以后,更是有不少人认为蔡伦发明造纸术提出异议。

唐朝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写道:“汉兴,有纸代简,至和帝时,蔡伦工为之。”意思是,早在汉朝初年,就已经用纸逐渐代替竹简做书写材料了。到东汉和帝年间(公元105年),蔡伦领导皇家作坊里的工匠,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。

北宋陈槧在《负暄野录》中说:“盖纸,旧亦有之。特蔡伦善造尔,非创。”南宋史绳祖在《学斋拈毕》中认为,“纸笔不始于蔡伦,蒙恬……但蒙、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。”

《资治通鉴》中引用毛晃的话说得更明白:“俗以为纸始于蔡伦,非也。”但是,也有很多人坚持认为《后汉书》的记载是准确的,该书《蔡伦传》不可信的说法,缺乏深入考证。

这时,地下不断出土的文物,就成为探索“蔡伦以前是否有纸”最可信的依据。



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



蔡伦

## 毁于战火的孤证

1933年夏天,考古学家黄文弼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,率西北科学考察团至新疆考察。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里,首次发掘出一片西汉纸。

黄文弼在发掘报告中对这张纸作出如下描述:“麻质,白色,作方块薄片,四周不完整”,“质甚粗糙,不均净,纸面尚存麻筋,盖为初造纸时所作,故不精细也。”

“麻是植物纤维。”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刘仁庆说,“判断是不是纸,主要看是不是植物纤维。植物纤维就是纸,动物纤维则是丝质品。”

“麻质,说明是纸。”这位长期从事造纸教学和研究的造纸界学者作出如是判断。

和这张麻纸一起出土的,还有黄龙元年(公元前49年)的木简。黄龙是西汉汉宣帝(公元前73年~公元前49年)的年号。因此

黄文弼认定,“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。”

罗布淖尔纸的发现轰动一时,为“蔡伦前有纸说”首次提供了实物证据。

1937年当黄文弼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,携带文物从新疆返回南京时,中日战争爆发。这批文物又紧急转运武汉。不幸的是,西北考察团文物在武汉举办文物展时,遭遇日本飞机轰炸,所有展品全部被毁,其中也包括这张麻纸。

罗布淖尔纸的发现虽然有明确记载,但这张纸毕竟已经不存在了,即使存在也是个孤证。因此,很多人对蔡伦前有纸说还是半信半疑,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。夏鼐曾在1955年针对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表态:“西汉有纸证据不足,尚不能作出否定(蔡伦发明纸)的结论。”

## 推土机“推”出来的古纸

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的灞桥,发现了一个至少不迟于西汉武帝时代(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)的古墓,从墓中清理出一叠纸,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争议的灞桥纸。

1957年5月8日,陕西省博物馆接到灞桥砖瓦厂的电话:“在第二生产队的东北角挖土时发现铜宝剑两只。”

次日,陕西省博物馆派程学华等人前往调查。程学华将从各处汇集的近百件文物逐一登记入册,然后用一辆吉普车运回博物馆。

接手灞桥文物的是陕西省博物馆的李长庆。他在清理这批文物时发现,在一面三弦钮青铜镜下面粘有麻布,布下有数层粘在一起的纸。这个发现令已是文物保管部主任的李长庆感到非常意外。李遂将纸揭下,但已裂成碎片,共计88片,李将碎片分别用玻璃夹住,并将玻璃的周边用胶布密封好。

后来,程学华把整个发掘整理经过写成发掘简报,刊登在1957年第7期的《文物参考资料》上,题为“陕西省灞桥发现西汉的纸”。

这一发现,立刻引起各界极大的兴趣。专业人士很快注意到了灞桥纸的疑点。程学华在发掘报告上给出的结论是“类似丝质纤维做成的纸”。“如果是丝就不是纸了”,工科出身的潘吉星认为,必须搞清楚灞桥纸是由何种纤维原料构成的。此后,潘几次赴陕

西调查,并带回了陕西博物馆提供的灞桥纸样品。

1964年7月的一天,潘吉星带着灞桥纸样品和中科院介绍信,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光华路的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,请求进行分析化验。

当时负责给潘做化验的是王菊华。根据显微图片,两人都认定灞桥纸是麻纤维。但分歧在于是何种麻,王菊华认为是黄麻,而潘吉星认为是大麻。

1964年12月21日上午,潘吉星在中科院开会,正巧碰上考古所长夏鼐。夏鼐开口就说,如果是黄麻,那灞桥纸就有问题了。大麻是中国原产物,但黄麻原产于西亚和北非,宋朝以后才传入中国。汉墓里怎么可能有宋朝的东西呢?夏鼐建议潘吉星再做一次化验。

1965年11月,潘吉星找到四川大学生物系。当时还是副教授和讲师的郑学经、李竹承担了这项工作。经过与其他各种麻的对比,郑、李两人认为,灞桥纸是大麻为主,兼有少量苎麻。

大麻产自北方,苎麻产自南方,但都是中国原产。至此,事情似乎应该有一个定论了,但是灞桥纸仍然饱受质疑。争论中最大的焦点就是,灞桥纸是从被推土机破坏后的汉墓中发现的,由于不是科学发掘,出土位置和确切年代都存在很多疑点。

## 世界上最早的纸

灞桥纸发现以来,甘肃、陕西又相继出土了金关纸、中颜纸、马圈湾纸等西汉古纸。但是西汉纸接二连三出土,不仅没有使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逐渐平息,反而伴随着每次考古新发现,都引出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。

直到1986年的一天,甘肃天水放马滩的一个汉墓里,出土了中学课本中提到的那张“又薄又软”的纸。造纸界、考古界、史学界一下子安静下来,纷纷把目光集中于这次新发现。

主持这次发掘的甘肃省考古所研究员何双全介绍,放马滩纸的出土年代为西汉初年文、景二帝(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)时期,比蔡伦造纸早了近300年。

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,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,纸面平整光滑,质地薄而软,上面还有用墨线绘制的地图。

事实上,纸张完全用来当书写的材料,还是东晋(公元4世纪)以后的事。放马滩以前出土的西汉纸,匀度不大好,厚薄相差较大,它虽然可以用来书写,但是看来做杂用的可能性更大。然而放马滩纸的发现,证明早在西汉初期,纸已经开始用于书写了。

## 一次性出土 297 张西汉纸

1987年,在甘肃敦煌悬泉置,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队员采集到多枚暴露在地表的木简。当时正在敦煌考察的何双全被紧急调往现场。根据地表发现的汉简,何双全确定这是“汉代遗址无疑。”事后,甘肃省考古所决定,悬泉置遗址暂时以地下掩埋保护为主。

何双全回来后,始终惦记着这处汉代遗址,此后的两年每年都去勘察。1989年勘察时,发现地表被挖了5个洞,“坏了,有人盗墓。”何双全立即给上级打了报告。经国家文物局批准,1990年冬,开始对悬泉置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。

长达3年的发掘过程,一次又一次地给何双全惊喜。悬泉置遗址共出土古纸550张,其中西汉纸297张,7张西汉纸上有字,成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。

悬泉置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与安西县交界处,西距敦煌市府(古沙洲)60公里,东去安西县府(古瓜州)60公里,是汉代驿站遗址。

遗址占地22500平方米,包括办事机关、马厩。院外西北部是垃圾堆,大部分遗物、简牍都是出土于此。

据何双全介绍,文物堆积的土层层次十分清晰,出土纪年木简最早的为西汉昭帝元凤元年(公元前80年),最晚的为王莽始建国四年(公元12年),纸的年代与此对应。

何双全带着潘吉星到过正在发掘的现场。此后两人接受采访时,都提到一个细节,他们看到汉简和古纸组在一起。

“除此之外,纸上字体也可以分辨纸的年代。”何双全说,西汉和东汉的书法不同。西汉是半草半隶的书法风格,到了东汉,要么隶书,要么草书,风格比较统一了。

何双全将发掘简报刊登在《文物》杂志2000年第5期上。长达40万字的最终发掘报告,他仍在撰写中。他说,这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事情了。

至此,“蔡伦以前有纸说似乎没有什么疑点了。”何双全说,“悬泉置297张西汉纸的发现,为研究造纸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证。”

(据《看历史》)

